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一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黄纯元 / 著

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一辑)

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黄纯元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黄纯元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7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 - 7 - 5013 - 3440 - 7

I. 知… II. 黄… III. 图书馆学—文集 IV. G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653 号

书名 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

著者 黄纯元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 nlc. gov. cn(投稿) btsfxb@ nlc. gov. cn(邮购)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125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440 - 7/G · 686

定价 38.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
人天书店的经费资助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倪 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引篪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一尊还爵江月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一辑)总序

30年前结束“文革”后的中国,和其他所有事业一样,图书馆学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转折。经过恢复、改革、批判、建设,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影响,挣破经验主义的束缚,走向科学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图书馆学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期。

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建设新时期图书馆学的主力军。他们较少旧传统的束缚,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发表了许多名篇佳作,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其中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数字图书馆”等新的研究内容层出不穷,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了知识结构的优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束文集,虽只是其丰硕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可看出他们的学术成就与青春活力。从毅然提出“转变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张晓林),到以生命的代价“追问图书馆的本质”(黄纯元);积极“探索新图书馆学发展轨迹”(范并思),深入进行“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刘兹恒);热烈“呼唤新世纪”的到来(吴建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富平);潜心钻研“数字技术应用”(朱强),时刻关注“图书馆精神”(程焕文);或驰骋于“期刊领域研究”(叶继元),或在“知识产权研究”沃土上耕耘(陈传夫)。阅读这些文稿,不由产生丰收的喜悦。

他们是幸运的,成长于新时代,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与科学方法训练,有不同程度的跨学科与国外留学经历。这是他们的客

观条件。

他们也是努力的,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崇尚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善于与他人合作。这是他们的主观因素。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图书馆事业发展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无论事业的规模,或是服务的内涵,都将有极大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也要面对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图书馆学正在走向世界,需要有一批学术上的领军人物,相信这些中青年学者有能力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这束文稿虽然不能反映新时期图书馆学成果的全貌,也不是每篇均为精品,但绝大多数都很有价值,是图书馆学发展新时期的历史记录。相信还有更多更好的佳作未曾齐集,需要我们继续发掘,以扩大收获。

东坡词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吴慰慈 陈源蒸

2006 年 2 月 28 日

永不磨灭的记忆——

缅怀黄纯元博士

（代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信息学系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我国著名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家黄纯元同志是我的好学生、好同事和好朋友，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0月28日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深感悲痛。纯元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1979级学生，我系首届本科毕业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是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努力学习，虚心求教，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入学不久即引起不少老师和同学的注意，受到系领导和任课教师们的赞许和关爱。我曾为本科生开设过外文参考工具书及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两门课，在教学和接触中发现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在学习期间即开始参加宓浩同志领导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我领导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在师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建立了友谊。由于年龄的限制，纯元本科毕业后未能报考本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很失望，系领导和教师们也为他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我们决定将他留系任教，担任宓浩副教授图书馆学概论课的助教。留系后，纯元工作十分出色，深受师生的赞扬，并曾获全校教学优秀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文化部曾组织全国图书馆学界人员集中编撰《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我与孙云畴、宓浩、黄纯元4人也代表我系参加了这部记载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业绩和历史的巨著的编写工作。记得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编委和撰稿人代表的会议上，黄纯元作为与会代表中极少几位青年同志之一，在会上作了发言。由于发言内容水平较高受到与会领导同志及一些老专家学者们的赞许，纯元开始在我国图书馆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曾有好几位领导和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当

面或以后通信都表示对他的发言和发表的论文极感兴趣和关怀，他们为我国图书馆学界又有一批新生力量的出现深感欣慰，我们也为拥有这样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感到高兴和自豪。在我系所承担执笔起草的这本书的有关章节中，纯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一些与他同班的同学，或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或出国深造，还有一些校外图书馆学界的中青年同行，先后离开了图书情报界，但是纯元却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于图书馆学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开始为出国留学作准备，以实现他攻读硕士学位，甚至取得博士学位的愿望。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和毅力终于使他实现了自费东赴日本留学的目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学习、工作（打工）、生活都十分艰苦。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工作，听导师讲授和研讨，参加学术会议和交流，跑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还要课余打工，照顾家庭。他很辛苦也很忙碌，很快取得硕士学位，然后经过修完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工作实践、回校答辩等严格的程序，终于获得了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该校图书情报学专业授教育学学位），这在日本是很不容易的。他成功了，为中国留学生和他的母校和祖国增了光，纯元是好样的。

在日本学成后的黄纯元，出于对祖国和事业的无比热爱和深厚的感情，带着妻子和女儿毅然回国，又回到了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这时的系名已几经变动，由他出国时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为情报学系，又改为信息学系，他也听到一些老师和同学的介绍，也和我通信讨论他今后的打算，提出他对当前国内图书情报专业教育的看法，并曾和他的日本博导讨论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他告诉我，他的日本导师希望他回国后不要离开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岗位，要他为中国的专业教育努力工作，作出贡献，这与我们对他的期望也是一致的。他对当前国内专业教育的一些做法不理解，对办学方向和现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出于对学科和事业的深厚感情和信心，他相信经过探索、反思、深化改革，专业教育总有重振雄风的一天，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一切。纯元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为了学成归国，为了今后的去向，为了探讨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图书情报教育，也

为了他今后的工作,曾多次与我通信征求意见、交换看法。回国探亲时又来和我一起讨论问题,一谈就是半天,我们之间有很多观点是一致的或相似的。纯元对事业和学科的执著精神、奉献精神和深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他的创新思想也使我十分钦佩。我为他能接受他日本导师和我的建议以及他的家庭对他的支持和他表现的决心和信心深感快慰。

纯元的回来,受到学校、学院、系和师生们的欢迎,也受到图书馆学界的欢迎,他的回系确实给系的教学和科研带来新的活力。在与纯元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这几年在日本的留学虽然艰苦,但还是很有收获的,也是很值得的。他告诉我带回的行李中大部分是他在日本收藏的专业用书,他在日本看了不少书,其中不少属于当今世界的一些著名的、最新的图书馆学专业著作,他打算回来后能多开几门新课。回国后虽然工作与生活条件都不如国外,而且他还抱病在身,但是纯元总把事业和学术放在首位,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除了在教学上受到好评外,还连续发表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论文,介绍了不少国外学术界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学科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曾和我一同参加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课题论证会,他与范并思副教授合作参加上海图书馆界资源共建、共享课题组的研究,并执笔写出研究报告,对活跃系和上海市科研活动是有成绩的。纯元对教育改革、学科建设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信息学系今后发展方向都有很多好的、有见地的、有创意的见解,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也有一些新的计划。

20年来,我与纯元从师生关系发展到同事关系,以后又发展到挚友关系。他在学校学习时我们是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我曾说过,如果我们系招收博士研究生,黄纯元应当最有希望成为首选对象。这也是我们赞成他留系任教和以后支持他东渡日本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纯元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他做出的成绩及良好的学风,很早即成为本系社会科学情报研究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也是宓浩主持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概论课程教改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参加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一书的编写工作,也和我、宓浩、宋晓亮、范并思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持的国家“七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课题组的编写筹备工作,还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等方面论文,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纯元是我工作上的好同事,学术上的好伙伴,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科研群体的重要成员。

纯元去日本留学后不久,我也退休了,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联系,在学术研究上也少有合作机会,但是我们的师生关系和同事关系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之间建立了忘年之交,并始终保持联系。虽然我们年龄差别很大,而且所处时代不同,但是我们都曾从海外留学回国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具有相同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与纯元这种挚友关系和情谊我想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都认为图书情报事业、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和为之培养专门人才的图书情报专业教育会在改革中发展,而且会持续地发展之上。我们还认为今天的图书情报事业不同于过去的图书情报事业,明天的图书情报事业也不会与今天的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同意“图书馆学消亡论”、“图书馆学过时论”,也不认为图书情报事业和学科建设能够没有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我们担心的是教育与事业、学科的三脱离和它们互动关系的恶性循环。尽管目前专业教育现状还存在不够完善之处,但是图书情报事业却在迅速发展,教育经过探索、试验、思考、变革,终将会向前发展。我想这些相同或接近的看法和理念应当是我们之间建立忘年交的主要思想和感情基础。我为纯元的归来深感快慰,为华东师大信息学系增强师资力量而高兴,我衷心祝愿纯元在事业上更大的成功,也为我们的一些共识而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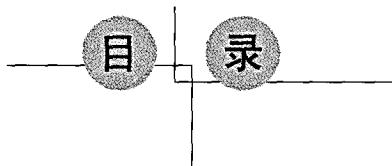
纯元是位热爱事业和热情待人的人。记得当他在东京大学忙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和忙于迎接毕业考试期间,还慨然应我的约稿为《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写了“新的信息环境下的图书馆和图书馆情报学(上、下)”一文,介绍和评述了当代国际学术界对于未来图书情报事业和学科的新理念和他本人的有关理念与见解,是一篇学术水平较高、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论文,在学术

界反应很好,受到读者欢迎。我很赞同他在文中提出的许多观点,认为对澄清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会有帮助,在我的著作中也曾多次予以参考和引用。纯元由日本回来后,虽然教学、生活安排任务很多,健康状况不好,但仍写出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在《图书馆杂志》(上海)、《图书馆》(湖南)、《中国图书馆学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报》(北京)、《图书馆杂志 1998 理论学术年刊》(上海)等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活跃了我们的学术园地,受到了读者的好评。20 多年来,纯元始终坚持刻苦学习,甚至在他患病期间也从不放松,他总是努力将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总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勤奋、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也由于他的思想开阔、思路敏捷、思维超前,具有学者之风和教授之才。他的智慧、才能、学风、品德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术成果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一直认为黄纯元是一位很有才华、有个性、有创见、善于思考、待人热忱和在学术上能够崇尚民主自由和兼收并蓄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人才。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我校我系和我们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及教育界的令人十分惋惜的损失,他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令我们格外悲痛。他的学术业绩、教学业绩和对事业的执著精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人的爱心与诚意和他的学术思想与理念都将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安息吧,纯元! 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陈 誉

1999 年 12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	
.....	(1)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15)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	(29)
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研讨会	
综述	(36)
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结构	(40)
谈谈发展战略研究中的“战略问题”	(63)
应重新评价图书馆在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	
“公认观点”的异议	(69)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信息控制问题——日本的信息政策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77)
新的信息环境下的图书馆和图书馆情报学	(88)
关于《电子图书馆的神话》	(103)
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	(111)
论芝加哥学派	(122)
“信息政策”的多义性及其原因——对英美、日本、中国的	
相关文献的初步调查	(146)
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读弗舍的《信息社会》	(158)
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未来图书馆论——读哈里斯和翰奈的	
《走向未来：后工业化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基础》	
.....	(165)
信息政策的体系结构	(171)

变与不变之间——读伯克兰德的《图书馆服务的再设计》	(182)
追问图书馆的本质	(187)
主要论著目录	(204)
后记	(207)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①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图书馆在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也发生着一种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影响之广,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它不仅振荡了现有图书馆活动的基础,而且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图书馆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探讨我们所从事的社会职业的本质和全部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这种探讨有可能使我们产生对图书馆学的一种新的认识。

一、新技术革命和图书馆概念的变革

多少年来,人们力求给图书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永恒的定义。但实际上,这种努力和图书馆的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了。因此,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社会需要。只有当我们对这种社会需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有了一个清楚和正确的认识后,我们的概念才会有永恒的意义。

“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阮岗纳赞天才地向我们揭示了图书馆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图书馆总是不断地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外界的社会需要,求得生存并发展自身的作用。这种改变伴随着图书馆的自我更新过程,一些似乎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被否定了,作为替代,又输入了一些

^① 本文作者为宓浩、黄纯元,是本文集中唯一一篇黄纯元先生为第二作者的文章。选用本文是因为与宓浩先生共同创建“知识交流论”是黄纯元先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本文对解读后面的《追问图书馆的本质》也是必需的。——编者注

新观念、新内容。正是这种自我更新、自我变革的过程，图书馆的发展才是现实的、可能的，也基于此，图书馆概念的变革就顺乎其然了！

历史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图书馆概念的重大变革，如果说，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从人类开始保存文字记录为开端的话，那么，图书馆的存在就差不多和“历史”一样悠久。人类对文献记录的收藏形成了最原始的图书馆形态，这种以收藏文献记录为宗旨的图书形态差不多已经延续了四五千年。

历史的浪潮不断地推动着图书馆前进，使它摆脱了神学、宫廷的羁绊。从闭锁的、深居幽宅的状态面向开放的社会，于是，图书馆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图书馆和消逝了的历史岁月中的图书馆“图像”迥然不同，这种不同时期人们对图书馆形成的不同“图像”，正是图书馆概念动态变化的反映。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图书馆概念根本变革的一个新过程。传统规范的图书馆正受着信息革命的挑战，这种挑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未来图书馆发展的两种奇特而矛盾的反向景象。一边是知识和信息构成社会的重要资源，如同菽帛人人必取与之。人们渴求信息和知识的愿望为未来图书馆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不妨说，信息革命、信息需求与图书馆发展呈现着同步趋势。另一端却预示着图书馆前途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将受到“与未来相碰撞的震荡”，面临着未来发展的重大抉择，也许我们将踏着“浪潮”迈进，也许我们将被削弱、分解、替代。

尽管目前，我们对这种变化趋势的具体轨迹、具体细节和最终形态还不知道，但这种变化的征兆却那么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即：

1. 新型知识载体的发展和其优越性的显露，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印刷型文献成为图书馆资源的重要部分。“无纸情报”将逐渐改变人们阅读习惯和利用文献的方式，虽然我们尚难断言它能否完全替代纸型文献，但是载体形态的变化必定冲击图书馆现时的文献组织与提供模式。

2. 各种情报中心，尤其是商业性情报机构的相继出现，活跃了知识情报的交流，方便了各种专门的需求。对比之下，我们却

相形见绌。人们乐意使用这类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从而逐步地减轻了对图书馆的情报依赖,这样,图书馆的读者结构也许会有所变化。一些原来由图书馆满足的社会需要有可能会被其他形式所替代,传递情报的职能也许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加强,而是逆向行之。由此,图书馆活动的功能结构或许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3. 信息存贮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盘等高密度信息存贮载体的出现,能使图书馆摆脱“空间”的烦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种高密度信息存贮技术的进步和费用的降低,以及与通讯系统的连接使之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庭和社团都可以收藏的前景,对图书馆资料价值的发挥将会起着什么样的影响?

4. 文献的传递和大众传播媒介,诸如电视的结合,对情报传递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图书馆和用户的联系逐渐从图书馆内转移到家庭、办公室或课堂内,文献传递过程和其他社会信息的传递过程的逐渐结合和统一意味着目前图书馆传递服务形式将有彻底的改变。

5. 网络的发展也许可以代替图书馆分散的个体活动,结束各个个体图书馆那些重复的工作过程。目前以分编为主体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将有重大的调整。美国的图书馆学家萨拉赛维克认为,今后图书馆所关切的将是管理、行销、技术和情报网的发展。

6.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文字及数据处理机的使用,对图书馆就业前景及人员结构变化的影响将会愈来愈明显。

7. 适应着信息时代的生产规模将是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和家庭再次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细胞的可能性。图书馆将向何处发展?它是继续循着目前轨迹不断地增加收藏、扩大馆舍,抑或是相反的走向。

诸如此类的变化征兆也许还有很多(当然不排除其中有纯属臆测的),它已经非常明显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图书馆传统形象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所形成的图书馆未来的形象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描述它,但变化的脉络却那么强烈地使人感受到。毫无疑问,图书馆要适